

# 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

匡佳菲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对缺乏经验的青年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无疑会在教学过程中走进许多误区。现有的文献大多从笔画、部件、汉字结构等角度对外国学生出现的汉字偏误做系统的探究,划分学生错字的层次。以最直观易懂的笔画偏误为例,这些偏误看似是笔画的增减和改变,本质上还是学生对汉字的认识不够到位。留学生写汉字更像是画画,没有参照本的时候,写汉字就像是将一幅画的元素默写出来,难免有疏漏。在了解一些偏误现象的基础上,笔者作为一个准对外汉语青年教师,在此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提出几点对外汉字教学技巧。

**[关键词]** 对外汉字教学; 字本位; 技巧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6.440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对缺乏经验的新手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无疑会在教学过程中走进许多误区,如本末倒置将汉字课上成了中国文化课;先教词,让学生在词中甚至句子中理解字;过渡重视让学生了解汉字的起源而陷入依赖古文字形讲解的“怪圈”等等。因此笔者作为一个准对外汉语青年教师,在这里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提出几点对外汉字教学技巧。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些对偏误现象的分析。

现有的文献大多从笔画、部件、汉字结构等角度对外国学生出现的汉字偏误做系统的探究,划分学生错字的层次。“但如仅至于此,则无益于理清学生汉字习得的认知过程”(施正宇,2000)。以最直观易懂的笔画偏误为例,这些偏误看似是笔画的增减和改变,本质上还是学生对汉字的认识不够到位。将这些偏误进一步整理,分出错字和别字(如“优”写成“伏”),错字又进一步分为非字(如“趣”写成“走+取”)和假字(如“茶”写成“艹+木”)。从非字到假字再到别字,是学生在从初级过渡到中级和高级的过程,也是趋于理性和正确的过程。因此汉字教学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对字笔画或部件的辨别能力。那么怎样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呢?

## 一、立足于“字本位”

汉字素有历史文化“化石”之称,每一个字都曾有过独特完整的意思,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这得益于古代汉字以单音节词为主,比如“妻子”在古汉语中当作两字解,即妻和子,意思是妻子和儿子。赵元任先生在晚年的论文《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中总结道: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才是中心主题,词在许多不同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也是为什么英文中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字符叫单词,汉语中却叫汉字不叫汉词。

因此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应当立足于字本位。有的老师希望让学生在词中甚至句子中培养学生的汉语语感,让学生自己把握汉语的含义,第一节课就教词比如“谢谢”,这是不对

的。“谢谢”虽然在生活中很常用,但写起来却很复杂,不利于增强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立足于字本位,首先要从汉字本身着手,充分理解汉字。“六书”理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根据六书对汉字的划分,最开始根据事物的具体形状特征造的字叫象形字。比如“日”,就是一个圆圈代表太阳,中间有一点表示太阳的光。后来象形字不能满足人们生活实践的需要,于是人们用标志性符号来标记象形字,指事字就诞生了。如在“刀”的旁边加一点变成“刃”。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造字的基础是具体的事物。由于不是所有事物都能像太阳一样被画出来的,人们开始将独体字合在一起变成合体字,这就是会意字。如“男”字,从田从力,表示用力在田间耕作,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说文》中解释为:“男,丈夫也。从男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这种将两个字的意义组合在一起形成新字的方法很快也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因为独体字是有限的,这些独体字形成的义符也是有限的,于是出现了形声字。形声字是将声符和义符结合造出的字,在六书中占比最大。有足够多的字之后,考虑到人的记忆负担,人们开始转注和假借旧字,于是单个汉字就有了丰富的内涵。

由此可知,象形字和指事字,可以溯源。如“日”字,就可以解释清楚这么写的缘由是什么,再展示太阳的图片。而会意字和形声字,没有对应具体的事物,这时候应该将会意字拆成独体字,将形声字拆成声符和义符。比如教“男”,就可以拆分成“田+力”,“忍”,拆分成“刃+心”,解释后再组合起来,学生了解汉字的结构意义后,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笔画、部件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上或是将部件不正确组合,造成非字和假字偏误。

另外还可以结合联想识字法。需要注意的是,若是联想识字法使用不规范,如任意拆分汉字,把形声字讲成会意字,违背字理,就会让学生思想混乱,记住一个字,记混一堆字,不利于汉字教学(李润生,2019)。以“怕”为例,有人解释

为“因为害怕，脸都吓白了”，将声符“白”在字中曲解为义符，打破了学生学习形声字的规律，不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汉字观念。

## 二、立足于现代汉字

教学过程中，对外汉语教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现代汉字。汉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许多字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内涵，甚至有的字意思完全改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字的溯源来帮助学生理解汉字，但不可拘泥于向学生解释字的起源。

比如笔者在一次教学过程中想向同学们解释“角”和“嘴”的关系，费尽心思找到了解释的方法，就是引入一个不常用字“觜”。“角”的本义是牛、羊、鹿等头上长出的坚硬的东西，而觜这个字的本义是猫头鹰类鸟头上的毛角，可以拆分为“此+角”，这里包含的“角”表示鸟嘴与牛角的材质相同，再加一个口，强调不再是头上的角，而是嘴角。令我意外的是，解释过程中课堂鸦雀无声，解释完后气氛还有些许冷淡。这是值得反思的，在教授外国学生的时候，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切忌将讲解复杂化。

那该怎么讲解这类拆分后不好讲解意思、合起来又显得复杂的字呢？可以引入“翻转课堂”理论。

“翻转课堂”最早是由美国的一名化学教师萨姆斯提出的。他为了帮助学生突破环境的限制，将授课内容提前制作成视频发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课上老师就不再重复视频内容，而是和学生一起合作交流，真正做到了课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沈庶英教授在其论文《翻转课堂“三步十环节”班级教学模式构建探索》中总结道：“翻转课堂”围绕着在线自主学习和班级课堂学习展开，前者是相对于传统课堂的“翻”，后者是新型技术的引导下向新型教育的“转”。这样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已被证实应用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具有可行性和重大意义。比如课堂教学中汉字的溯源环节完全可以录成视频让同学们线下反复观看，促进理解，而不必占用课堂时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线上线下结合教学，将难理解的需要反复讲学生才能消化的知识性内容放到课下，将更具灵活性和实践性的讨论交流，课堂展示等放到课上，将精讲多练原则贯彻到底。

沈庶英教授提出的“三步十环节”就是对该理论的应用做出了具体方案，十分值得借鉴并实践。

## 三、立足于汉字的功能而非汉字的知识

汉字的功能强调的是“用”。面对一群从未接触过汉语

的外国学生，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是满足他们学习汉语的基础目的：会用汉语。这个意识是第一性的。当教师时刻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才不至于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或是将汉字课上成中国文化课。

为了保持和提高学生对汉字的兴趣，目前最常用的就是“多模态”理论教学法，即视觉模态和听觉模态结合，静态模态和动态模态结合，感性认知模态和理性认知模态相结合（刘东青、刘小蝶，2021）。在具体教学情境中则表现为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PPT、白板、视频等，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汉字的结构或者形体演变，同时调动多感官，通过感性认知激发理性思考和推理。这种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增强学生对汉字更直观深刻的感受，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除了教学技巧，经验对于青年对外汉语教师来说也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去实践探索，及时反思，关注最新的教学理论并积极运用到教学中，才能更好地成长进步。

## 参考文献

- [1] 李运富. 汉字的特点与对外汉字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28(03): 356-367.
- [2] 刘海波, 郝文枝. “六书”理论与对外汉字教学[J]. 现代语文, 2019(12): 105-109.
- [3] 刘东青, 刘小蝶. 多模态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1, 34(10): 141-143.
- [4] 李润生. 汉字教学中运用“联想识字法”的基本原则[J]. 汉语学习, 2019(04): 87-93.
- [5] 施正宇. 外国留学生字形书写偏误分析[J]. 汉语学习, 2000(02): 38-41.
- [6] 刘婷婷. 浅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文化教学[D]. 渤海大学, 2014.
- [7] 沈庶英. 翻转课堂“三步十环节”班级教学模式构建探索——以商务汉语翻转学习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06): 21-30.
- [8] 王辉, 沈梦菲. 汉语真的难学吗——汉语国际形象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21, 35(03): 291-305.
- [9] 李泉. 教学经验: 汉语教师专业发展务实而重要的取向[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03): 10-21.

作者简介:

匡佳菲(2002-), 女, 汉族, 湖南衡阳, 湖南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